

【彪郊】阴生植物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0309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03098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封神第一部, 朝歌风云
Relationship:	彪郊, 崇应彪x殷郊
Character:	崇应彪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6 Words: 4,922 Chapters: 1/1

【彪郊】阴生植物

by [Emergency0919](#)

Summary

想写足交所以写了
还有乌尔删没放出来的那一巴掌。

冀州苦寒，入夜后风雪更是肆虐，却丝毫没有打击到将士们初尝胜利后的兴奋之情。他们喝酒又吃肉，简单的庆功宴后是各种庆祝的活动，热烈的篝火将彻夜燃烧。殷郊喝完酒就回了帐篷，蜷在床铺上闭目小憩。他对这些大呼小喝的场合一向兴致寥寥，远处的欢闹声此起彼伏，但隔着一层营帐，落在他醉意朦胧的耳朵里，总虚无缥缈，听不真切。

常年严格的礼仪教育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，哪怕酒意上头，殷郊仍然强打起精神，简单擦洗了身子才肯入睡。脸上新鲜的鞭伤已经结痂大半，今天又风里来火里去，浸了汗水。现在洗一把脸，鞭伤就热辣辣的疼。也许是因为征战途中高度绷紧的神经难得松懈下来，殷郊很快睡了过去。他揉着脸上粗粝的伤口，迷迷糊糊梦见了他从小长大的朝歌城。梦到曾经某个寻常的午后，他坐在树下为母亲抚琴。和母亲谈笑，等着父亲回来一家团聚。檐下叮当作响的风铃声起，清脆悦耳。没有质子旅，没有连年的征战，他借着梦回到了最初还是稚童的时候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梦里暖洋洋的色彩逐渐黯淡消减，叮叮当当的声响反倒清晰起来。原来不是风铃声。殷郊的眼睛迷蒙地睁开一条缝，看见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形轮廓正在向他靠近。殷郊意识还迷糊着，但很轻松从走路的姿态上认出来了，来人是崇应彪。

崇应彪抱着头盔，轻车熟路走进殷郊的营帐。他满身酒气，手里提着剑，铠甲也没来得及脱。身上坚硬的甲冑和配饰叮当碰撞，吵得殷郊皱了皱眉头。崇应彪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不常来他的营帐。这一刻看到崇应彪出现时，殷郊就知道他来这

是要做什么了。

难得的美梦被崇应彪搅醒，殷郊难免有些脾气，翻身时动静很大，后背冲着崇应彪无声埋怨。

崇应彪在他面前是个没脸没皮的。看到殷郊实在不像高兴的样子，他为了缓解尴尬嘿嘿一声，又三下五除二脱下盔甲。崇应彪腆着脸爬上床铺，坐在殷郊的床角。

崇应彪在军中一向不可一世，每日都要出出风头，四处挑衅。只有到了殷郊的帐里，他才会蔫下去，勉强克制住自己张狂的本性，做好一个“皇家御用”的床伴。

今日也不例外。崇应彪讨好地摸上殷郊的小腿，正要大着胆子往上摸，被踢了一脚，差些滚下床去。

“没心情做。”殷郊嘟囔了一声。

崇应彪没那么细致的心思去体会殷郊语气中的郁闷，他熟练地解开自己的裤腰带，随口接道：“就当是好好庆祝庆祝冀州大捷。”

翻滚的情欲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热得足以无视严寒，崇应彪几乎脱了个精光，手掌箍紧殷郊的脚踝，把他往自己身下拽。

殷郊这才抬头看他，手撑着狭窄的床铺直起上半身，满眼都是不可置信。眼神里的沉默好似一柄利剑，只是盯着崇应彪，就让崇应彪觉得自己正被从头到脚钉在原地。

喝了一点小酒后，脑袋里想的东西格外多。崇应彪晃神，没想到殷郊如今严肃起来，竟也跟主帅有七分相似。要不说亲父子就是亲父子。哪怕他卖力苦追那么漫长的八年，羡慕又嫉妒，到头来依旧比不过亲生父子的血脉相承。

崇应彪回过神，殷郊躺回了床铺上，表情依旧不是快乐的意思。崇应彪猜测他闷闷不乐的原因，大该能想到个八九不离十。

今天虽破了冀州，但他们的战友死伤无数。用以震慑苏护的苏全孝，他们八年生死战友，开战前就很干脆利落地死了——苏全孝还出自崇应彪管辖的北方阵，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今日都死了，妹妹不知下场如何……他崇应彪现在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？

刻意避免的话题又被殷郊的目光勾起，崇应彪如鲠在喉，眼神从殷郊脸上的鞭伤移开，不愿再与他对视一眼，手上动作却没停。

殷郊虽说不太乐意，但也没有真的激烈抗拒过他的抚弄。方才庆功宴席间，崇应彪和姬发起冲突的时候，殷郊就已经明白，崇应彪确实比他想象中要冷血一点。这种早已熟悉入骨的肢体接触，今夜明显令他兴致缺缺。

崇应彪一开始不信殷郊真的不想要，酒意上头后不太理智，固执地当他嘴硬，按着他的腿用手伺候了一回。折腾好一会儿后，看殷郊确实没有欲望配合他，崇应彪转过脸撇了撇嘴。转头回来又实在硬得难受，不死心地膝行过去，跪坐在殷郊脚边。

殷郊不让他做，不主动不抗拒，所以不妨碍他自给自足。矜贵的王子在行军打仗前是养尊处优长大的，包裹在盔甲下的身体就算现在已经练得肌肉饱满，摸起来还是细皮嫩肉的。就算不做到最后一步，哪怕过过手瘾，也够他崇应彪吃个半饱。

刚刚在崇应彪手心里发泄过的性器带着点潮意，崇应彪松开手，又垂回腿心之间。他顺着殷郊的腹股沟往下摸，揉过结实的长腿，暧昧的手法停在了殷郊坚硬圆润的踝骨上。

他不止一次注意到殷郊的双脚的尺寸，比起七尺男儿高大的身形来说，实在有些娇小得过分。随着后来和殷郊的关系愈发亲近，崇应彪的心思也从一开始单纯的好奇，变为现在暧昧不清的觊觎。

每每想到只有自己知道这个秘密，崇应彪就克制不住狂喜。这个隐秘又情色的秘密，极大程度地取悦了崇应彪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。

现在捧着殷郊的脚踝，他的喘气声明显粗重不少，在冀州寒冷的夜里凝成肉眼可见的白色雾气。一声一声，逗得殷郊不动声色地红了耳朵。

“嘿嘿，不做就不做了……给我蹭蹭总行吧？”

崇应彪没有解去他的足衣，直接就着粗糙的布料弄了起来。勃发的性器高昂在干冷的空气里，隔着一层布料摩擦殷郊敏感的心。

殷郊被蹭痒了，身体条件反射躲开，但脚踝处的禁锢跟着他挣扎的动作更紧了几分，他根本动弹不得。崇应彪情欲上头，顾不上殷郊的感受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他的踝骨。

“……你小声一点。”

营帐隔音不好，殷郊偶尔能听见值班士兵路过的脚步声。他们明明没做到最后一步，崇应彪还是喘得像条快要渴死的狗。殷郊面上不悦，又担心营帐外的人会听到崇应彪的声响，嘴上压低声音警告他，心却紧张地擂鼓一般狂跳，耳尖红得快滴血。

他憋屈地忍着喘，低下头，正看见崇应彪沉溺在情欲间的浪荡样子。有力的腰杆摆动着，粗硬的性器在殷郊的双脚间来回亵玩，磨弄出一点微不足道的水声。

性器顶端泌出的性液甚至浸湿了他的足衣，他隐约能感觉到崇应彪胯间高热又磨人的触碰。那层薄薄足衣好像个摆设，在若即若离的亲密相贴中，反而放大了身体触碰的快感。

崇应彪逐渐攀上巅峰，慢慢高扬起头，下巴和脖颈勒出鲜明的线条。他闭着眼满脸享受，身体因为过于极致的快感忍不住抽搐。没想到只是操了操殷郊的脚，没做到最后一步，仍然能爽得脑袋嗡嗡作响。

“唔嗯……”

崇应彪尾音拉长喟叹良久，殷郊被他折腾得满脑门汗。好不容易喘着气等崇应彪放开他，脚踝处已经一圈鲜艳红痕。他的身份放在质子旅中一向高贵，除了主帅可以肆无忌惮地惩戒他以外，谁敢在他身上弄出痕迹？殷郊正要发作，听到营帐外由远及近一声呼唤。

“殷郊？你还没睡吧，我听到声音了。”是姬发。

他直截了当地传达大王的命令，“大王要我们过去，说是要安排凯旋仪式上的人选了，你……”

“好、好，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来！”

殷郊一时间失了分寸，仓皇地应着，手忙脚乱把乱糟糟的衣服抚平。崇应彪听了姬发的声音，反而更起劲，一身讨人厌的酒气就这样不依不饶地压过来。殷郊被扑了个猝不及防，生怕姬发进来撞见。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骂，脚面上又落下星星点点黏热的触感。

他早知道崇应彪这狗家伙没点自制力，却没想到这回这么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弄脏他的足衣。他一拳掀过去，打歪崇应彪半边脸。起身后憋着气脱下足衣，随手扔在地上，干脆赤着脚踩上靴子。

“你……等人少以后再走。”

扭头警告完崇应彪，看着他伏在自己床铺上，光着膀子气息未平，一脸回味的样子，殷郊恨不得一脚把他踢下床。

“要帮你收拾吗？”

崇应彪戏谑地扫视一床狼藉，目光又移回地上两片脏污的布料，别有深意地开口问道。殷郊一丝不苟地系好腰带，张口明显是愠怒的语气，他头也不回道：“一会儿丢炉子里烧了。”

不愧是皇子啊，就是奢侈。那么好的料子，说烧就烧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

崇应彪啧啧一声，想问殷郊什么时候回来，他已经出帐去找姬发了。帐内一时安静地连炉火噼啪的声音都能听见。明明暗暗的光影照亮地上那对肮脏的足衣，一拳揍破后弥漫的血腥味已经充满口腔，崇应彪突然意识到被遗弃的好像不止他自己。

他刚刚在殷郊身上挥汗如雨，酒精也随着热汗挥发了不少，不再麻痹脸颊上的钝痛。他的舌头舔过被殷郊一拳揍疼的口腔软肉，把那道小小的伤口搅得更烂，痛楚令崇应彪兴奋得两眼发亮。

有机会总要还回来的，崇应彪默念道。

他一向睚眦必报。

战胜后的欢乐喧嚣随着冀州入夜后凄厉的风声渐渐沉寂。明日凯歌回程，冀州皑皑冬雪将会抹去这一场苦战的痕迹，重新欣欣向荣。

崇应彪本来以为，时隔多年再次踏进朝歌城门以后，会有更多的空闲去殷郊的床上寻欢作乐，却没想到风云变幻得太快。殷郊前一天还是质子旅中一个闲散王子，不过几日时间，他就成了殷商唯一的太子殿下。

崇应彪眼睁睁看着那些权力转眼都成了殷郊唾手可得的東西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随之拉远。从并肩作战的战友、亲密厮打的床伴，变成现如今每每遇见都要恭敬行礼的太子和臣子。

崇应彪也是从这时开始渐渐意识到，自己对殷郊的认识一直都存在偏差——殷郊他太干净了。哪怕是亲生父子，比起老谋深算、运筹帷幄的大王来说，殷郊简直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

当众要大王传位于他，深夜提剑闯上摘星阁、惹得大王猜忌……一桩桩一件件，崇应彪不管是旁观还是听他人转述，不动声色的外表下，永远是一樽心惊肉跳的泥菩萨。

他很清楚知道他不可能保得下殷郊，哪怕他后来咬牙杀了父亲、成了北伯侯，拥有了自己从小就渴求的权力和威望。可他们早已经不是冀州时的殷郊和崇应彪了。殷郊后来被大王发布悬赏令追杀，他崇应彪，自从弑父那天开始，被阴暗纠缠的恨和愧疚折磨成一副人鬼不分的样子。

崇应彪几乎把营房马棚都翻过来找，也没找到殷郊。他知道是姬发放走了殷郊，这种生死关头，姬发还是比他抢先一步。

他和殷郊许久不见，第二次匆匆再见时已在宗庙，一场荒唐的闹剧之后。大王皮笑肉不笑地把殷郊关入地牢，就连这时姬发依然要给他使绊子。当晚他找红了眼睛，也没能在地牢里找到殷郊。

崇应彪再见殷郊时，已在高台之上。殷郊遍体鳞伤，背着沉重枷锁跪在地上。满头长发凌乱污脏，唇色惨白干裂，狼狈的模样哪还看得出半点太子的矜贵。

崇应彪只顾着仰视殷郊在高台上一点微小的身影，姬发揭竿而反的事情发生在电光火石间，他没顾上。再回过神来，场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天色昏暗得好似随时要电闪雷鸣，穿着相同甲冑的士兵们厮杀在一起，大王和姬发扭打得难解难分，他却没有任何营救的心思，脚步很诚实地踏上了通向殷郊身边的台阶。

身上的铠甲从未有一天这么沉重过，崇应彪一步一步走近，鬼侯剑还没出鞘，被他握在手中，随意掂了掂重量。

跪伏在地上的殷郊闻脚步声缓缓抬头，与崇应彪毫无表情眼神对峙着。殷郊原本俊朗的一张脸现在满是尘土，几乎泯然众人。他随了大王和姜王后的长相上所有的优点，五官很是漂亮耀眼。眉头一压怒视着他，满是上位者桀骜的审判意味，丝毫不受姿势所扰。

殷郊并不意外他的到来。崇应彪又被他的目光刺到，他以为自己应该要痛的，就像在冀州打了胜仗的那晚一样，被这陌生的防备的愤怒的眼神审视。可他竟然没有。

刀剑相接的嘈杂声响不绝于耳，崇应彪视若未闻。他甚至感受到，自己脸上的肌肉正在牵扯着嘴角上扬，旋即连他自己都愣了愣——因为他笑了。但他不知自己为何而笑。大概从杀死父亲的那一刻开始，崇应彪就已经看不清现在的这个崇应彪了。

“太子殿下。”

他艰涩地开口，语气一如既往的戏谑，甚至还有扬眉吐气后高高在上的兴奋。他居高临下挑衅着：“哦，也许该改口成前太子殿下了。”

他以为自己终于能踩在殷郊被污损的心脏上，欣喜若狂地蹂躏，狂喜得几近失去理智。

“我曾经很羡慕你，生下来什么都有。是大王唯一的儿子，后来又成了大商唯一的太子……”他念叨着那些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出口的话，“但是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什么都有，又什么都不珍惜？非要和大王作对、和我作对！殷郊啊殷郊，你以为这样做，能衬得你多高尚吗？”

崇应彪笑得极度猖狂，几乎要撕裂喉咙一般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来看看，他成功了，而殷郊要死了！原来杀了自己的父亲也并不卑劣，反而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但他没想到，无论他怎么发狂，殷郊的眼神里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的追悔或动摇。那般冷静又愤怒的目光，几乎要看穿他心里最深处的一面。

殷郊满目赤红，不知道是被愤怒激得，还是自己偷着哭过了。崇应彪记忆里的那位殷商小王子，背地里确实是个爱哭的性子。可是现在呢，他只是冷冷地动了嘴皮子，像吐口水一样轻蔑地吐出一句：

“弑父的畜牲。”

崇应彪霎时像是一株撕去保护后被太阳灼伤的阴生植物，恼羞成怒到浑身震颤。他的理智一时追不上身体上的条件反射，反过手一掌抡在了殷郊的脸上。本应是居高临下的压制和充满挑衅意味的一掌，可急促喘息、又停不下颤抖的手，把崇应彪此刻的狼狈欲盖弥彰。明明你殷郊已经被褫夺了太子的身份、沦为阶下死囚，为何脊背还是一如既往地高贵挺直……反衬得此时早已功名利禄尽收的崇应彪像是一只过街的老鼠。不该是这样的。

手背火辣辣的滋味反复提醒着崇应彪，他终于成功地以下犯上了一回，他仗着权势做出了一件放在曾经应该是罪大恶极的事情。他羞辱了大商的太子，浑身的血液却也反常地升腾起来。

这种感觉太好了，他飘飘欲仙、趁热打铁，他人生中没有哪一刻跟现在这样目标清晰。他发了疯地想要殷郊死在他的手里、死在他一个人的手里……

鬼侯剑出鞘，手起刀落，殷郊脖颈间喷溅出的热血落在他的脸颊上，一片血红迷蒙了他眼前的世界触感滚烫黏腻。

“咚。”

圆滚滚的脑袋落地滚了几圈，崇应彪低头，没看见熟悉的五官，只看见乱糟糟的发丝在血泊中纠缠。他轻轻地向外呼了一口气，手脚冰冷颤抖，心脏剧烈的跳动甚至传递到鼓膜里，震耳欲聋的喜悦始终不太真实。崇应彪分不清，这是真的存在，还是他终于疯癫了，自己臆想出来的。

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崇应彪想，这次大概轮到他赢一回了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